

一生

〔法〕奥泊桑著

法国爱情小说十种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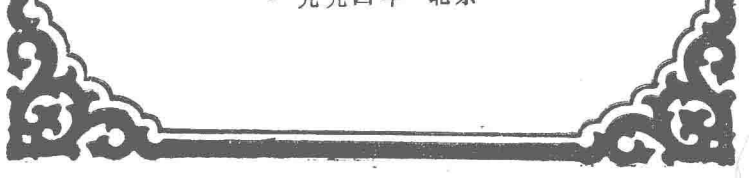
一 生

〔法〕莫泊桑 著

盛澄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法)莫泊桑(Maupassant, G. de)著;盛澄华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书名原文:Une Vie

ISBN 7-02-001751-7

I.一...

II.①莫...②盛...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②婚恋小说-法国-近代③
莫泊桑-小说

IV.I565.44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8.75印张 2插页 166千字

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价 4.75 元

—

约娜收拾好行装以后，走到窗子跟前，但雨还是下个不停。

一整夜，暴雨哗啦哗啦地打在玻璃窗和屋顶上。低沉的、蓄着雨的天空仿佛裂了缝，把水倾泻到大地上，使泥土变成稠浆，糖一般地溶化了。吹过一阵阵闷热的暴风。行人绝迹的街道上，阴沟像泛滥了的小溪，发出潺潺的水流声。街道两旁的房屋海绵似的吸收着水分，湿气渗入内部，从底层到顶楼，墙上全是那么湿漉漉的。

从清早起，约娜观望天色，该有百来次了。她是昨天刚从修道院回家的，以后可以长此自由下去了。她准备要享受一番向往已久的人生的百般幸福，现在她所担心的是，天气要不放晴，她父亲肯不肯动身。

约娜发现自己忘了把日历放在手提包里。她从墙上把一个小小的月份牌摘了下来，月份牌上花边中间有用金字印成的一八一九年这个年份的日期。她拿起铅笔，划掉前面的四栏和每一个圣名，一直划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她离开修道院的这一天。

“小约娜！”有人在房门口叫她的名字。

约娜回答说：“爸爸，进来吧！”她父亲就走进她的房间来了。

这就是勒培奇·德沃男爵，名字叫西蒙·雅克。男爵属于上一世纪的贵族，心地善良，但有些古怪脾气。他非常崇拜卢梭，热爱大自然、原野、树林和动物。

身为贵族，男爵对一七九三年^①所发生的事件本能地怀有反感；但他那哲人的气质和所受的非正统的教育，使他痛恨暴政，当然这种痛恨也就只限于无关痛痒地发发牢骚而已。

秉性善良是男爵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弱点。这种善良，不论为爱怜，为施舍，为拥抱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种造物主式的善良，佛光普照，来者不拒，仿佛出于意志的迟钝和魄力不足，几乎像是一种毛病。

男爵是一个理论家，因此他为女儿的教育想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希望使她成为一个幸福、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的女性。

约娜在家里一直住到十二岁。然后，尽管做娘的哭哭啼啼，父亲还是把她送进圣心修道院去寄宿了。

他让她在那里过严格的幽禁生活，和外界隔绝起来，不使她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他希望在她十七岁上把她接回来时仍然是童贞无邪，然后由他自己诗意地来灌输给她人世的常情，在田园生活中，在丰饶和肥沃的大地上来启发她的性灵，利用通过观察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人开始专政的一年，也是国王路易十六夫妇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的一年。

动物的相亲相爱和依恋不舍来向她揭示生命和谐的法则。

如今她从修道院回来了，(喜气洋洋，精力充沛，急想尝一尝人生的幸福和欢乐，以及种种甜蜜的奇遇)这一切都是她在修道院闲愁无聊的白日里，在漫漫的长夜里，在孤独的幻想中一再在心头出现过的。

她长得教人想起韦洛内兹^①的一幅肖像画：闪闪发亮的鲜栗色的头发，仿佛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光彩，这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白净而红润的皮肤，在阳光的抚弄下，隐约可以分辨出在皮肤上还蒙着一层细绒般的汗毛。眼睛是暗蓝色的，就像荷兰小瓷人的眼睛一样。

她在左鼻翅上有一粒小黑痣，右颊上也有一粒，带有几根初看时分辨不出的和皮肤同一颜色的汗毛。她身材修长，胸部丰满，腰身显出柔美的曲线。她说话时清脆的嗓门有时显得太尖，但是她爽朗的笑声可以教她周围的人们都感染快乐。她常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把双手举到鬓角边，像是要掠平她的头发。

看见她父亲进来，她迎过去抱住他，吻着他，叫道：“到底走不走呢？”

他微笑了，摆动着他那留得很长的苍苍白发，一面伸手指着窗外说：

“你说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动身呢？”

然而她撒着娇，甜蜜蜜地央求他：

^① 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名画家。

“啊！爸爸，我求求您，我们走吧！到下午天一定会晴的。”

“但你母亲可绝对不会答应呀！”

“行！我担保她会答应的，我去跟她讲就是啦。”

“好吧，你要能说服你母亲，我这方面就不成问题。”

她连忙奔向男爵夫人的卧室，因为她等候这动身的一天，早等得愈来愈不耐烦了。

自从她进圣心修道院以后，她没有离开过卢昂，因为不到一定年龄，她父亲不放心她享受任何娱乐。只有过两次把她带到巴黎去，每次住了半个月，但巴黎也是一个城市，而她所向往的却是乡村。

现在她就要到白杨山庄去过夏天，这个古老的庄园是他们家的产业，房子造在意埠附近的高岩上。她相信这种在海边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定是其乐无穷的。而且，庄园的这份产业早已决定是留给她的，等她结婚以后她就要在那里长住下去。

可恨这场大雨从昨夜下起，片刻不停，这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

可是才过了三分钟，她就从她母亲的卧室冲出来了，满屋子都听得见她的叫声：“爸爸，爸爸，妈妈答应了；快备车吧！”

雨仍然哗啦哗啦地下个不停。而当那辆四轮马车到门口时，雨反而下得更大了。

约娜正要上车时，男爵夫人才从楼梯上被搀下来，一手是她丈夫扶着，另一手是一个高个儿的使女，这位姑娘结实矫健得像一个小伙子。她是诺曼

底省格沃地方的人，年纪至多才十八岁，不过看去少说也像有二十岁了。这一家人拿她当第二个女儿看待，因为她妈原先是约娜的奶妈，这样她和约娜就成了同奶姊妹。她的名字叫萝莎丽。

萝莎丽主要的职务是搀扶她的女主人走路，因为近几年来男爵夫人由于害了心脏扩大症，身体变得异常肥胖，她时刻都为这个叫苦。

男爵夫人步行到这所古老的府邸的台阶前，已经气喘得厉害，她望一望院子里满处淌着水，叹气说：“这真是不讲道理。”

男爵始终堆着微笑，答道：“这可是您自己拿的主意，阿黛莱德夫人。”

由于她有阿黛莱德这么一个华贵的名字，她丈夫一叫她时，便总要带上“夫人”这个称呼，表示尊敬，其实却是含有几分讥笑的意味。

男爵夫人又向前走了几步，很吃力地上了车子，把车身的弹簧压得咯吱咯吱地响。男爵坐在她身旁，约娜和萝莎丽坐在对面的板凳上，背向着马。

厨娘吕迪芬抱来几件外套，盖在他们的膝头上，又拿来两个筐子，塞到他们腿底下；然后自己爬上车，坐在西蒙老爹身边的座位上，用一块大毡子裹住了全身。门房夫妇走过来关上车门，向全家鞠躬告别；行李是随后另用两轮车送的，主人为这事又向他俩叮嘱了一番，全家这才起程。

马车夫西蒙老爹在雨下低着头，弓着背，缩在三幅披肩的长外套里，看也看不见了。呼啸的暴风雨吹打着车窗，路面淹没在雨水中。

两匹马拖着那辆四轮马车快步沿着河岸驰去，赶过一排排的大船。船上的桅杆、帆架和网绳像落了叶子的光秃秃的树木一样凄然挺立在湿漉漉的天空里。然后马车转入漫长的里节台山的林荫大道。

不久车子穿过一片一片的牧野；偶尔一株被淹的垂柳，枝叶像尸体那样无力地垂着，从雨水迷茫中显露出它那沉重的神态。马蹄在路上嗒嗒地响着，四个车轮溅起成团的泥浆。

车上谁也没有说话；旅人的心情也和大地一样，仿佛是湿漉漉的。男爵夫人仰着脑袋，合上了眼皮，把头靠在车厢上。男爵凄然瞭望着雨中田野忧郁的景色。萝莎丽膝头上搁着一个包，像乡下老百姓常有的那样，在那里兀然出神。独有约娜，在这种温暖的下雨天，仿佛刚从紧闭的室内被移到露天的一棵植物，觉得自己又复活了；她那浓厚的兴致，像是密集的枝叶，把她的心和忧愁隔绝开了。虽然她也默不作声，但心里却想歌唱，恨不得把手伸到窗外接一点雨水来喝；她欣赏马儿载着她飞奔，她观望沿路凄凉的景色，而感到自己安稳地坐在车中，倾盆大雨，淋不到她，心里真是快活极了。

在滂沱大雨下，两匹马儿发亮的臀部上冒出一阵阵的热气来。

男爵夫人渐渐睡熟了。六股梳理得很整齐的下垂的发卷，像框子似的围住她的脸庞，脸庞慢慢沉下来，绵软软地被托住在脖子下三道厚厚的肉褶上，脖子最靠下的几道褶裥已经和汪洋大海似的胸部连接在一起了。每呼吸一次，她的脑袋昂起来，然后又垂

下去；两个腮帮子都鼓着，同时从半开的嘴唇缝里呼噜呼噜地发出热闹的鼾声。她丈夫向她偏过身子去，轻轻地把一个皮制的小钱包放到她交搭在肥大肚皮上的双手里。

这一触动把她惊醒了；她以人们在瞌睡中突然被惊醒时的那种发呆的神色，看了看这个钱包。钱包掉下去，散开了。金币和钞票哗啦一下撒了满车。这时候她才完全清醒；她女儿乐得哈哈大笑。

男爵把钱币拾起来，搁在她的膝头上，说道：“你看，亲爱的朋友，从艾勒多田产得来的钱，全部都在这里了。我把它卖了，为的可以修理白杨山庄，以后我们常要住在那里了。”

她数了数，总共是六千四百法郎，然后从从容容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在祖遗的三十一处田产中，艾勒多是其中被卖掉的第九处了。他们手头现有的田产，每年还能有两万法郎的进益，如果管理得法，每年收入三万法郎也是毫不费事的。

由于他们生活简单，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始终有着一个敞开的无底洞，这笔收入照理也就满够开销的了。那无底洞是什么呢？（就是秉性善良。这种善良吸干他们手心里的钱，就像太阳吸干洼地里的水一样。金钱流出去，流得无影无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谁也说不上来。他们中总不免有一个人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我花了一百法郎，可并没有买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种慷慨好施倒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在这一点上，他们彼此心里都有同感，毫不介意。

约娜问道：“我那庄园，现在很美观吗？”

男爵喜孜孜地回答说：“孩子，你去看吧！”

滂沱大雨渐渐过去了；后来只不过剩下烟雾中飘着的极细的雨丝了。天空的乌云拨开了，天色晴朗起来；而突然，一抹斜阳仿佛从看不见的洞口照射到牧野上。

先是云散开了，从隙缝中露出蓝色的天幕；然后云层的裂口，像被撕碎了的面纱，越来越扩大；明净碧蓝的天空终于整个展开在大地上了。

吹过一阵凉爽的和风，仿佛大地满意地透了一口气来；而当马车驰过田园和树林时，人们偶尔可以听到一只晾着羽毛的鸟儿欢快的歌唱。

夜色降临了。现在车子里除了约娜，人人都瞌睡了。马车两次在小旅店前停下来，为让牲口歇一歇，喂它们点水和饲料。

太阳早已落山；远方响着教堂的钟声。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点上了车灯；这时天空已布满了繁星。一路上，从疏疏落落的村舍中，在黑夜里透露出点点灯火。猛然，在一座小山背后，透过杉林的枝叶，升起一轮圆月，又红又大，仿佛还带着浓重的睡意。

夜晚非常和暖，车窗都打开了。尽情饱尝了梦景和幸福的幻想后的约娜，这时也已疲倦，而在那里闭目养神了。有时一个姿势坐得过久了，感到麻木，她就又睁开眼睛，向外边望望。在这满天星斗的夜色里，她看见农庄上的树木从她身边滑过，躺在地上的几头牛听见车声昂起头来。于是，她又另换一

个姿势坐着，想重温一个恍惚的梦境；然而车轮继续不断的转动声在她的耳朵里隆隆地响着，使她倦于思索，于是她又合上眼睛，感觉身心实在都太疲乏了。

最后马车终于停住了。男男女女手提灯笼，站在车门跟前。他们已到目的地了。约娜突然醒来，很快就跳下车子。她父亲和萝莎丽由一个农户照着亮，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车来。她已筋疲力竭，难受得直哼哼，却不断用微弱的声音重复说：“啊！天哪！我的可怜的孩子们哪！”她什么也不肯喝，什么也不肯吃，在床上躺下，立刻就睡熟了。

约娜和男爵，父女俩共进晚餐。

两人相对微笑，在桌上手握着手；父女俩满怀孩子般的喜悦，最后便一同去察看经过修理后的住宅。

这是一所诺曼底式的高大的建筑，包括农庄和邸宅。正屋全部是用白石建成的，但现在已经呈露灰色了，宽敞得足够住下整族的人。

一间宽广无比的厅堂贯穿着这整所住宅，并使它分隔成左右两部分，厅堂前后对开着两道大门。进门处两面都有楼梯，梯级像桥一样从两面各向上升，汇合到二楼，这样楼下正中就留出很大的空间来。

楼下右首是一间其大无比的客厅，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毡。全部家具上都覆着细绣的锦毡，图案全是拉封丹《寓言》中的故事；约娜发现了她幼年时所喜爱的一把椅子，高兴得跳起来了，这把椅子上绣的是《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紧挨客厅的是一间放满古书的藏书室和其他两间空着的屋子；左面是新换了壁板的餐厅，此外还有洗衣房、餐具储存室、厨房和一小间浴室。

二楼有一条贯穿全楼的长走廊。十个房间的十扇门都是对着走廊的。右首最靠里的一间便是约娜的卧室。父女俩走进这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是男爵最近叫人重新整修过的，家具和挂毡都是利用了原先存在阁楼上不用的东西。

挂毡是弗朗德勒的产品，都已很古老了，这就使这间房间里增添了许多图案中古怪的人物。

但是当约娜一看到她的床，她高兴得叫起来了。床的四个角上，有四只橡木雕制的大鸟，全身乌黑，上蜡后闪闪发亮，它们像守护天使一般围抱着床。床架两旁雕的是绕着花朵和鲜果的两个大花环；四根带有哥林多式的柱头、细刻精镂的凹纹床柱，托着檐板，上面刻着身缠蔷薇花的小爱神。

这张床气派十足，虽然年代已久，木料变暗了，显得有些严肃，但却仍然是很雅致的。

床面的罩单和床顶的天幕灿烂如繁星闪耀的天空，那都是用深蓝的古式丝绸做成的，上面绣着一朵朵金色的大百合花。

约娜细细地把床观赏了一番以后，又举起蜡烛去照墙上的挂毡，想看一看绣的是些什么。

一个贵族青年和一个贵族少女穿着绿色、红色和黄色的离奇古怪的服装，正在一棵结着白色果子的青色的树下谈天。一只大白兔子啃着一点点灰色的小草。

就在这两个人物头顶上，有用写意法表示出来的远处的五所尖顶的小圆房子；再往上，几乎接近天空的地方，是一架红色的风车。

在整幅挂毡上，还环绕着许多花卉的图案。

另外两幅和第一幅差不多，不同的是可以看到从房子里出来四个小人儿，他们身穿弗朗德勒人的服装，高举着胳膊，表示万分惊异和愤慨的样子。

但最后一幅挂毡上绣的是一个伤心的场面：兔子仍然在那里啃草，但在它旁边，那个年轻人已经倒在地上，像是死去了。少女面对着他，正用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树上果子的颜色已经都变成了黑的。

约娜不了解这里绣的都是什么，正想走开不看了，却发现原来在一个角上还有一只小得看不清的野兽。图案中的那只兔子要真是活的，会把它认作是一片草屑而吞下去。可是那野兽却是一头狮子。

这时她才看懂，原来挂毡上绣的是皮拉姆和蒂丝佩悲惨的故事！^① 虽然这里图案的天真使她觉得好笑，但自喜有这个爱情冒险故事作伴，倒是怪有意思的，因为那可以时刻唤起她内心的期待和向往，这个古老传说中的温情蜜意夜夜都会盘旋在她的梦中。

室内其他的陈设和家具，各种式样和风格的都

① 古代巴比伦传说：皮拉姆和蒂丝佩是一对相爱的男女。皮拉姆看到他情人的面纱被狮子撕毁，以为她本人也已遇害，便悲痛自杀。蒂丝佩发现皮拉姆已死，跟着也用利剑自杀了。传说这个悲剧是在一棵大树下发生的，从此那棵树上永不再结红色的果子。

有。世代祖传下来的用物使这种古老的邸宅成了包罗万象的博物馆。一口路易十四时代式的富丽堂皇的五斗衣橱，边上镶着光彩夺目的铜件；摆在衣橱两边的，却是路易十五时代式的两把圈手椅，还带着当年的花绸椅套。一张花梨木的大书桌和壁炉遥遥相对，壁炉台上摆着一座用圆玻璃罩罩上的帝政时代的台钟。

钟本身的式样是青铜制的一个蜂房，被四根大理石的柱子凌空架在一座满开金色花朵的花园上。蜂房下端有一条细长的缝，从这里伸出一根纤细的钟摆，钟摆上是一只珐琅质翅膀的蜜蜂，这只蜜蜂就在花园上来回不停地摆动。

钟面是彩色瓷质的，嵌在蜂房中间。

钟声响了十一下。男爵抱吻过女儿，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时约娜还未尽兴，但也不得不上床了。

她向卧室最后环视了一遍，才把蜡烛吹灭。她那张床只有床头靠着墙，左首临窗，月光从窗口射进来，倾泻在地上，晶莹清澈，恍如水泉。

月色反照到墙上，悄悄地抚弄着皮拉姆和蒂丝佩永生的爱情。

从床脚那端的另外一个窗口，约娜望得见一棵大树，这时也整个浸在柔和的月光里。她转过身去，闭上眼睛侧卧着，但不到一会儿，眼睛又睁开了。

她仿佛还在马车上受着颠簸，脑子里老听到车轮在那里转动。最初她仍然躺着不动，希望静卧一阵就可以睡熟了；然而不久，焦躁的情绪又侵占了她

的全身。

她觉得两条腿有些发麻，浑身愈来愈热。于是她起来了，光着脚，裸着胳膊，穿着一身长睡衣，看去有如一个幽灵，踏着地板上的月光，走去推开窗子，眺望夜色。

月光是那样皎洁，看去像在白天；少女约娜对自己儿时所喜爱的景物，一草一木都还记得很清楚。

在她面前，首先是那一大片草地，这时在月光下，涂上了一层奶油般的黄色。邸宅正面，挺立着那两棵大树，靠北的一棵是梧桐树，靠南的一棵是菩提树。

在这一大片草地的尽头，有一座小小的灌木林，这是庄园的一道分界线。为了防御海面暴风的侵袭，这里还种着五排古榆，它们受海风不断的折磨，都已枝柯拳曲，树梢削平而倾斜成像一个屋顶了。

园景的左右两面，各有一条林荫路，把正中主人住的邸宅和毗邻的两个农庄分隔开来。长长的林荫路旁都种了长成高大无比的白杨树；左右两个农庄，一个归库亚尔一家人看管，另一个归马丁家看管。

白杨山庄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些白杨树而来的。在这围圈之外，伸展着一大片未经开垦的荒地，长满了金雀花。不分昼夜，海风都在那里呼啸。然后海岸突然倾下，形成一道陡直的高达百公尺的白色悬崖，崖脚浸没在海波里。

约娜眺望着远处微波荡漾的海面，它仿佛正在星光下酣睡。

在这不见阳光的岑寂的时刻里，大地上散发出

各种气息。攀缘在楼下窗口四周的一株素馨花不断吐出浓郁的香味，和嫩叶的清香搅和在一起。海风阵阵袭来，带着强烈的盐味和海藻粘液的气息。

约娜起初放开胸怀，痛痛快快地呼吸着，乡间宁静的气氛，像一次凉水澡似的，使她的心境平静下去。

暮色降临时才苏醒的夜行动物，在黑夜的静寂中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这时在月色薄明中悄悄地活动起来。大鸟像斑点，像黑影，无声地掠过天空；看不见的飞虫，嗡嗡地在耳边擦过；轻轻脚掌窜过浴着露水的草地或是杳无人迹的沙径。

只有几只发愁的癞蛤蟆对着月光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叫声。

约娜仿佛觉得自己的心扩展了。像这明净的夜晚一样，在她心中也充满了细声密语；像在她周围活跃的夜行动物一样，无数彷徨的欲念都突然在她心中蠕动起来。像有一种吸引力把她和这充满生命的诗境融合在一起了。在这柔和的月夜里，她感到神秘的东西在颤栗，不可捉摸的希望悸动，她感到了一种像幸福的气息似的东西。

于是她开始幻想起爱情来了。

爱情！两年来在这怀春的少女的身上愈来愈成为迫不及待的东西了。现在，她已有了去恋爱的自由了。只要能够遇见这个人，遇见“他”！就行了。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她并不十分了然，甚至也没有考虑过。总之，“他”就是“他”。

她只知道她会忠心耿耿地崇拜他，而 he 也会一